



# 幸遇潮州

## ■天 潼

在武汉街头随机问问路人：去没去过广东潮州？估计答“没去过”的占大多数。与武汉相隔一千多公里的潮州，对于武汉人来说，可能并不算一个热门旅游地。当年我之所以能到彼一游，源于结识了一位潮州文友。

那时候除了写散文，我还写时评，于是通过网络认识了洪老师。当时洪老师已是国内时评界“大咖”，供职于潮州一家主流媒体。他多次邀我去潮州做客。犹豫了几个月，我判断他说的可能不是“过年话”，便于2005年夏天，坐上了开往这座陌生城市的列车。

那时没有高铁和动车，我自武汉出发，足足坐了20多个小时火车才到达潮州。与当时国内大多数城市不同，潮州火车站远离市区。下车之后也不见人流如织，我走到街上，感觉冷冷清清。

机动三轮车在北方多被称为“三蹦子”，在武汉被唤作“麻木”。那时候，武汉市区已全面“禁麻”，而在潮州火车站外面，这样的车辆仍是主力交通工具。我坐上一辆机动三轮车，一路“突突”了很久才到市中心，只花了10元钱。

去潮州之前，我只知道上世纪90年代很流行的零食“九制陈皮”属于当地特产；另外，潮州盛产潮柑。见到洪老师后，他为我规划了3天行程，全程陪同。离开时，我对这座城市已经“略懂”。

洪老师在报社负责文化版面，对城市的文化内涵有较为深入的理解。第一天早上，他

带我去了开元寺。此寺前身是荔峰寺，始建于唐代开元二十六年（公元738年）。寺里建筑融合了多个朝代风格。对于我而言，至今难忘的是庭院里几棵树龄百年以上的榕树。我此前亦曾去过不少城市，但第一次见到榕树是在潮州。开元寺里那些高龄榕树，树冠遮天蔽日，完美诠释了“独木成林”。我想假如“火炉之城”武汉能种活这样的树木，到了酷热的夏天，也许人们就没有那么难捱了。

到潮州旅游，必然会去广济桥。此桥俗称湘子桥，是中国四大古桥之一。桥梁专家茅以升称其为“世界上最早的启闭式桥梁”。

关于这座桥的得名，有一个民间传说：相传韩愈被贬潮州当刺史后，为了方便“恶溪”两岸老百姓的生活，便让他的侄孙韩湘子帮忙建桥。韩湘子请来他的七位“同事”。八仙来了之后和当地的广济和尚斗法，分别从东西两个方向开始造桥。可能因为事先没有商量描绘出一个总设计图，导致双方建的桥身到了恶溪中央没法对接。后来何仙姑用宝莲花变成十八条梭船，广济和尚将禅杖变成一根大藤，把梭船系成了一座浮桥，双方合力终于让大桥顺利竣工。后人认为他们的功绩平分秋色，便给此桥取了两个名字——湘子桥和广济桥。

通过这个传说，我倒是掌握了一个冷知识：八仙之一韩湘子的历史原型竟然是韩愈的晚辈。不过之所以韩湘子被传说为造桥功臣，很可能还是得益于韩愈。虽然韩愈主政潮州不过八个月，这座城市却深深烙下了他的印记。比如潮州的母亲河由于曾经鳄鱼成灾，被称为“鳄溪”或“恶溪”。韩愈上任之后，驱鳄治水，彻底改变了面貌，后人便将之改名为韩江。而韩江边的笔架山，相传韩愈在任时常登此山，后来其也被称为韩山。

韩愈堪称潮州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，他为潮州出落成后来的文化名城打下了基础。而这座城市也给了他极高的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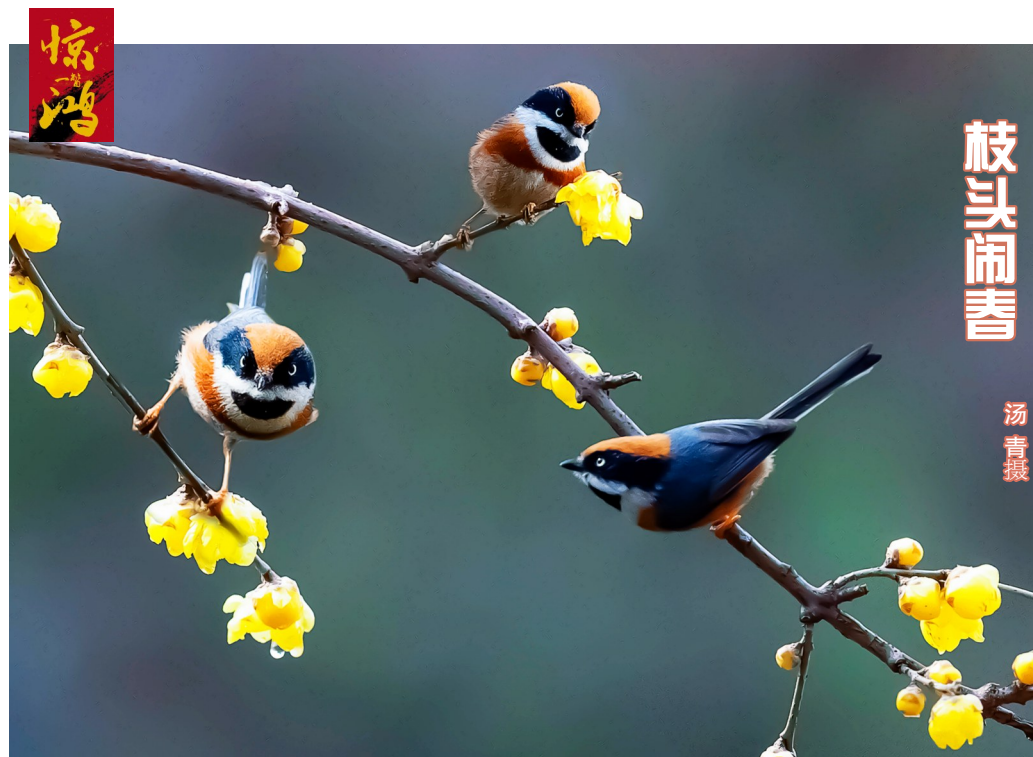
誉，山水都随他姓了韩，而且千年未变，这在世界城市史上都是罕见的。

在潮州时，每天晚上洪老师都带我去人民广场。夜幕降临时，广场上的半圆形水幕音乐喷泉就会奏响中外名曲，五彩缤纷的水幕随着音乐的节奏上下起伏；音乐达到高潮时，水柱可以高至60多米……韩山上、韩江畔，有韩愈留给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；而人民广场、水幕喷泉是其新的文化地标。

在吃的方面，洪老师带我品尝过潮州菜，价格虽然不菲，但我印象并不深。倒是路边小馆子里的粥，令我至今难忘。有一道粥用整只螃蟹剥成块连壳煮成，吃起来嫩滑鲜美，别有一番滋味。此外，我还记得，到路边小店买东西，哪怕最终没有成交，店主往往也会邀人在门口坐坐，喝喝小桌上摆好的功夫茶。就城市氛围来说，潮州其实迥异于同省内快节奏的珠三角城市。

说起广东，内地人往往以为到处是打工者，满街匆匆忙忙的行人。潮州却是一座生活节奏慢悠悠的城市，人口并不稠密，十分宜居。最难得的是的公共场合很安静，鲜少有咋咋呼呼大声聊天、打电话的人。

“在潮之洲，潮水往复”，这是潮州名字的由来，既有诗意，也很有气势。如果洪老师的邀请推迟十几年发出，我肯定不会去潮州。毕竟这会让他破费不少，而且我还要请假，着实添麻烦——年纪越长，考虑的就越多。好在近19年前，我还很不成熟，也没有那么多顾虑，贸然应邀去了，幸而没有错过这座名城。



## 闲思随笔

### ■马亚伟

春天被我们千呼万唤之后，依然犹抱琵琶半遮面。立春已过，可冬天的气场还很强大，寒冷迟迟不愿离开，温暖的气息被牢牢阻隔，冲不进寒冷的包围圈。在我们这里，此时唯一能够代表春天到来的，可能就是日历上“立春”两个字。

不过对我来说，父亲的锄头是引领春天的“风向标”。李白诗中说：“寒雪梅中尽，春风柳上归。”我小时候没有见过寒雪如何在梅花上消融，也未早注意过柳梢上的绿意如何萌动。可是我知道：春风锄上归。我还清楚地记得，每当立

春之后，父亲开始背着锄头向田间走去。母亲叨唠着：“背着锄头干啥去？我看你的锄头，根本就是摆设。田里现在又没农活可干，土地还硬着呢，一锄头下去，肯定还是‘当当’响。你背把锄头装模作样的，难不成你家的土地提前解冻了？”父亲嘿嘿一笑，招呼我一声，我们父女俩一前一后走向田间。

风吹到脸上，冰冰凉凉的。天地封冻，万物静默，冬天似乎还在纠缠不休。我跺着脚说：“爸，好冷啊，春天怎么还不来呢？”父亲望着苍茫的田野，慢悠悠地说：“春天已经来了。你知道吗？土地里面已经暖和了，睡在田里的小虫子正慢慢

醒来，草芽也将要冒出来了……”父亲这样一说，我方才觉得，风里好像真有了暖意，至少不像隆冬时那么刺痛脸颊了。

父亲的锄头真的是“摆设”。他不用锄头锄地，田里的活儿还未开始，锄什么呢？父亲把锄头竖放于地，拄着锄柄久久站立。任凭风肆意地吹着，他仿佛在遥望春天到来的方向，以无声的语言跟土地交流。我自顾自地在田里玩，不理睬父亲。我有时蹲在地上，扒开枯草，看有没有最先露头的草芽报告春的消息。有时我爬上高坡，折一枝柳条，看柳条有没有变软。突然，父亲用锄头“当当当”地敲击土地。我回过头去，疑惑

地看着他。父亲朗声说道：“土地已经变软了，过不了多久，就可以春种了！先种点菜……”他像是对我说，又像是自言自语，或者是在对土地说呢。

我的目光定格在父亲的锄头上，忽然觉得那是某种“宝物”。它能够用特殊的方式，把父亲的语言传递给土地。多年里，父亲就是通过一把锄头跟土地交流。当然，除了锄头，还有镐头、铁锹等等，这些农具在父亲手中仿佛已经有了灵性。它们被漫长的时光和父亲的汗水赋予了一种品格，成了父亲与土地交流的纽带。

父亲以锄头叩问土地：春风何时煦暖？种子何时种下？

土地借锄头回应父亲：暖流已在路上，土地很快就能播种。

每年立春后，走向田间，荷锄迎春，是父亲迎接春天到来的一种仪式，也是一位农人在向春天表达敬意。父亲的锄头，很快就要跳起欢腾的舞蹈，忙得一刻不停。冬闲之后是忙碌的春耕，即使劳动艰辛，但把憧憬和希望种在田里，就是农人最大的幸福。很快，大地上就会生机勃勃。种子落地、草木萌发、柳绿桃红，虫儿苏醒、鸟儿鸣唱、流水欢歌……又一个崭新的春天将释放出巨大的能量。

寒意终有尽，春风锄上归。父亲的锄头上，藏着一个万紫千红的春天。

## 春风锄上归